



黄国伟

一片枫树林旁,一台挖掘机正在作业,一棵碗口粗的枫树被抠了出来,几个工人迅速上前,擎住树,准备装车。其中一个人大声嚷嚷道:“哥几个,加小心,别弄破皮儿,一定要保住树坨。”树坨,就是护住树根的泥土。喊话这个人穿着一件旧线衣,外面的马甲沾着泥点,脚下是一双胶鞋,平头,脸色黑红,身体壮实,乍一看就是一个常年干出力活的农村汉子。其实,这是个女人。

女人叫黄国伟,山叫回龙山。回龙山早就有名,但闻名遐迩真是有赖于黄国伟。

## 1

33年前,出生在五常市二河乡新庄村农民家庭的黄国伟高考落榜后,找个中意的人成了家。成家就要过日子,怎么过?黄国伟想,光靠着几亩地肯定不行,那就另辟蹊径。三天回门后,黄国伟就开始做买卖。先赶集,从小商小贩做起,一年后,开始贩粮。没几年,黄国伟有了第一桶金。

黄国伟的家被群山围绕,从小她就爱钻山。村北的山叫回龙山,每次进山,黄国伟和伙伴们都流连忘返。山里盛产刺老芽、黄花菜等野菜,秋风吹过,各种蘑菇似小伞一样,那模样十分诱人。黄国伟觉得回龙山是座宝山。

随着年龄的增长,黄国伟想为大山做点什么的梦想越发强烈。是继续经商,还是圆梦?

一日雨后,她来到回龙山下,望着一直伴她长大的山。山里,古木荫天,巨石嶙峋,溪水淙淙。雨后空气清新,彩虹飞架,静静而卧的回龙山像和她亲昵耳语。黄国伟面山而立许久,一种豪情油然而生,她找到了前行的路。黄国伟明白了,今后她就要把自己的全部融进这座大山之中了。

黄国伟不顾父母和亲朋好友的反对,毅然决然地承包了回龙山。在合同上摁下鲜红的手印后,她觉得自己一下子变成了一位裁缝,要为回龙山“裁”上一件绿色的“衣服”。

□于博

## 一个女人和一座山



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

## 2

拿着合同,黄国伟做的第一件事,就是用手里仅有的钱买了5吨煤,运到山里。乡亲们都说怪了,树有的是,为啥要买煤?靠山吃山这个理还不懂?在乡亲们疑惑的目光中,黄国伟挨家挨户地拜访。她说,“我承包了回龙山,从现在开始,大家不要进山整柴火了,做饭取暖全部用煤吧。”起初,大家以为她只是做做样子,一个月后,都服了。

绿化荒山需要人工。黄国伟雇工,交代工作质量的同时,特别强调不允许破坏生态环境,落到实处就是不能抓蛤蟆,不能打鸟,不能捡鸟蛋,不能掐花折树。违者立即辞退。有人认为这只是说说而已,满不在乎。结果,黄国伟一个亲戚抓了几个蛤蟆,被黄国伟当场辞退了,谁讲情都不好使。

这两件事情,在别人眼里是小事,也与她包山挣钱无关,有人甚至觉得她小题大做,多此一举。但黄国伟明白,要想把回龙山事业搞好,这是根本。

## 3

接下来,得买树苗,买树苗要用钱,但钱都用作承包费了,咋办?黄国伟说,躲。黄国伟跑到邻县一家苗圃,毛遂自荐,用房子和车还有承包地作抵押,终于把苗木拉回来了。黄国伟知道树木成材需要时间,那这段时间里,欠账、员工工资怎么解决?黄国伟一面绿化,一面起早贪黑重操旧业做生意,挣来的钱除去还账,余下的继续买苗木绿化。黄国伟的大儿子十来岁就会做简单的饭菜,他说,一年到头,从睡醒了到醒来,没看过妈妈几次。

是呀,从栽树的那一天起,黄国伟把整个人就交给了回龙山。无论阴晴,刮风下雨,她披星戴月,带领雇来的乡亲们,还有帮忙的亲朋好友,一个坑,一棵树,一桶桶水浇灌,一锹锹填土,一脚脚踩实,认真而细致。多少个日子过去了,回龙山“衣服”做好了,山也变得美丽了,黄国伟不知足了,她觉得自己应该是一位出色的画家,为了山,为了家乡,更为了自己的事业,她要画一幅色彩艳丽、气势恢宏的画。

龙头新闻APP龙江文旅频道  
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

## 5

黄国伟把自己的全部献给了回龙山,回龙山也慷慨地回报了她。黄国伟腰包鼓了,但她致富不忘乡亲们,成为村民致富的带头人。她把村里人都引进到回龙山,除了栽树,培育苗木、种植花卉、特色养殖,按月领工资以外,也可以自行找项目,她帮忙找销路。几年时间,新庄村的人就富了。

现在,回龙山3000多亩林地,绿树成荫,枝繁叶茂,鸟语花香。沿着木制栈道,向回龙山的主峰登去,沿途林壑幽深,飞瀑鸣泉。那翠绿的苗木间,那绚烂的花海中,一个穿着朴素、笑容灿烂的女人,正抚摸着一座丰厚而博大的山。这么多年,黄国伟获得了无数荣誉,她格外珍惜那枚全国绿化委员会授予她的全国绿化奖章。她说,对于过去的事她已经不记得了,但她记着明天她应该干啥。她的心,最初只是装下回龙山,现在她要装下整个大自然。

看着黄国伟坚毅的目光,我相信,一个女人和一座山的故事会越来越精彩。



黄国伟

## 母亲领我远行

□韩文友

在一列拥挤的绿皮火车里,母亲神情紧张地在寻找一个人。

天蒙蒙亮,我们从雪水温启程,马车换货车,在敞篷货车上灰头灰脸捱到晌午,可算赶上了一班客车。我们在积木一样的客车里闷了一个下午,终于在天黑前,爬上了通往乌伊岭林区的火车。谢天谢地。

刚上火车的时候,母亲是安静而淡定的,仿佛她经常坐火车似的。她甚至用一种见过世面的眼神,在提示东张西望的我,有什么好瞅的,没出息的玩意。是的,我从来没有翻越过那铜墙铁臂般的群山,我的世界就是一个村庄。我紧紧地拽着母亲的衣角,我担心我俩一旦走散,母亲走出我的世界,我便再也找不到她。

不知道旁边的旅客叽叽喳喳说了什么,母亲的脸色忽然慌张起来。她小声却严肃地对我说,咱得赶紧去补两张票,如果不把票补上,被乘务员逮到,要罚我们从始发站买到林区,有可能还要额外罚款。说罢,她惊恐地看着我,一把攥过我的胳膊——她着实被自己的这番话吓得不敢。我没有吭声,我大概在回味母亲这句话,我觉得她好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,太突然了,太陌生了,太不可思议了。

母亲的语气坚定无比,说明事态已经很严重了,我们正面临一次前所未有的重大危险。愣了一会儿,我回了神儿,贴上母亲,慢条斯理地说,万一逮不到我们呢。

彼时彼刻,我确是慢条斯理的,我仿佛瞬间成熟。成熟的标志就是,我天才般地想到,世上的倒霉事再多,也一定存在着被漏下的可能。万一呢,是不是?

母亲瞪了我一眼,没有说话。看来,母亲在儿子行将成熟之际,大多都是沉默的、鄙夷的,甚至是打击的。

那始发站是哪儿?我又问,稳重得像一个干部。这回是母亲开始愣神了,想必她还没有考虑到这一步。很明显,她也不晓得,她声音颤抖地说,哈尔滨吧。在她眼里,哈尔滨应该是世界的尽头。从世界尽头补到林区的票,额外再罚上一笔,那可要了命了,一辈子也别想还上了。一片愁云瞬间浮上了母亲的脸色。而我并没有这么悲观,我想,万一始发站就是上一站呢。我的乐观是有依据的,

## 重识鲁迅

□文/摄 任诗桐

一座博物馆就是一所大学校。我在北京鲁迅博物馆,得以重新认识鲁迅。

初识鲁迅,是在小学语文课本里。“鲁迅,原名周树人”通过反复背诵开始植根在记忆当中。直到多年以后,当我终于读完了《故乡》全文,才得知原来少年闰土和远去的岁月一样,已经永久地留在了那年的课堂上。在中文系读大学时,鲁迅是中国现当代文学课中的重中之重。我听了很多课,也看了很多书。那个创造中国白话小说的文学先驱,以笔为枪的战士,孤独的启蒙者等形象在我的知识体系中渐趋成型。说不尽的鲁迅学,成为必须掌握,却又不敢轻易触碰的学术领域。

而在鲁迅博物馆里,先生在我心中的形象却越来越具体可感。展馆以鲁迅在各地的生活轨迹为主线,通过大量展品,呈现了这位文豪的一生。馆内的实物展品、珍贵照片、手稿书信营造并还原了鲁迅生活和写作的场域,这便是陈列展览式的博物馆教育和传播方式所具有的巨大魅力,让我们能够沉浸式地体验其中,感悟书本和教学之外的鲁迅。

文博鲁迅。文学家、思想家之外,鲁迅也是一位资深的文博人。

在北京鲁迅博物馆内,存有大量鲁迅收藏的珍贵版本图书以及拓本等珍品。先生爱书,仅在北京期间,就曾购买了700多种,近4000册图书,馆内展出了鲁迅1914年购买的光绪戊子年刻《越人三不朽图赞》。而对于碑刻拓片的收藏,鲁迅可称得上是大家,藏有先秦至当时的碑刻拓片470多种,1100多张。他还广为搜集整理历代拓本,完成了对《六朝造像目录》《唐造像目录》《六朝墓志目录》《汉画像目录》等的编写。鲁迅对版画作品也十分钟爱,共收藏了148位中国现代版画家的版画作品1780多幅。与此同时,他也热衷于办展,曾分别于1933年10月和12月,与内山完造举办了“现代作家木刻画展览会”和“俄法书籍插画展览会”。在先生生命的最后11天里,他仍强撑病体,参观了“中华全国木刻第二届流动展览会”,并与前来参展的青年木刻家们进行了座谈。当我看到这里,终于明白了先生的良苦用心。文博的使命在于传承,热爱收藏的背后,其实蕴含的正是鲁迅先生对于保护文化遗产的强烈意愿。

恩师鲁迅。鲁迅对青年作家的扶持和培养,形同恩师。

馆内展有萧军、萧红、黄源的合影。展品介绍中这样写道,“鲁迅在上海继续大力扶持文学青年,为他们看稿、改稿、作序,帮助出版作品。”照片上,三人意气风发,瞬间把我拉回



北京鲁迅故居

到了90多年前,那是萧红发表文学作品的元年。二萧正是在1933年出版了首部作品集《跋涉》,成为东北文坛闪耀的文学新星。不久后,就因作品具有“反满抗日”倾向成为非法出版物,遭到了白色恐怖的镇压。二萧决定离开哈尔滨,此时的萧红已经开始着手创作那部日后使其蜚声文坛的成名作《生死场》(原名《麦场》)。尽管他们从此漂泊无依,但幸运的是,他们开始与鲁迅频繁书信沟通。萧军《八月的乡村》在鲁迅的支持下率先出版,赢得一致好评。萧红的《生死场》却面临着各种难题,先是没有得到出版许可,被生活书店婉拒,经鲁迅介绍到《文学》杂志社依旧被退稿,后交由胡风拿给杂志《妇女生活》仍未发表。萧红于是决定仿效叶紫和萧军,以“奴隶社”的名义自费出版,得到了鲁迅的支持。在胡风的建议下,书名由《麦场》改为《生死场》,并由鲁迅作序,胡风作《读后记》,从而成就了一代文学洛神。

温情鲁迅。鲁迅是孤独的战士,也是爱人、慈父和密友。

在鲁迅博物馆内,藏有先生与许广平往来的书信,《两地书》序言手稿,这是二人爱情的见证,其中虽不乏两地相思的缱绻,但也有对社会现状的时评。鲁迅到厦门后写给许广平的一封信中,不仅谈论了到厦门后的日常生活,同时也写道,“此地北伐顺利的消息也甚多,极快人意。”而鲁迅书于1932年的《赠郁达夫答客诮》中的那句“无情未必真豪杰,怜子如何不丈夫”更是把鲁迅温情的一面呈现在了世人面前。

在鲁迅的绝笔手迹面前,我驻足良久。一向字迹工整规范的先生,写给内山完造的日文便条,却是凌乱的。此时的鲁迅已病入膏肓,依旧坚持亲自执笔,为自己的爽朗解释缘由并致歉。人们常说,细节反映人格,而在如此弥留之际,仍惦记着与朋友的约定,这份真诚,令人动容,也让我们得以感受到了先生临终前的生命情态,如同陪着鲁迅走完了一生。



鲁迅帮助萧军、萧红、叶紫、孙用出版的著作《勇敢的约翰》《八月的乡村》《生死场》《丰收》